·评书·

黑旋风演义



杨天微 编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chongbook.com

·评书·

黑旋风演义

杨天微　编写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黑旋风演义

Heixuanfeng Yanyi

杨天微 编写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17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0

责任编辑：白 瑶 插 图：李德庆
封面设计：安今生 责任校对：潘晓春

统一书号：10158·938 定价：1.10元

目　录

第一回　小桥旁铁牛降牝牛
柴山上李逵劈恶少 ……1

第二回　伏太岁街头缚恶汉
斗张顺江边夺鲤鱼 ……14

第三回　抱不平李逵除蔡褒
闹江州群雄劫法场 ……31

第四回　黑旋风巧遇假李逵
赖老财狠夺宝梨树 ……48

第五回　百丈村铁牛除恶霸
沂岭山李逵杀四虎 ……61

第六回　天官镇李逵冒官亲
仙居店时迁戏衙内 ……72

第七回　黑旋风劈死殷天锡
燕小乙夜探高唐府 ……86

第八回　战高廉道长破毒枪
救柴进李逵探地穴 …… 101

第九回　反招降大闹菊花宴
杀钦差乔装新嫁娘 …… 119

第十回　舍利寺李逵斗凶僧
汴梁城时迁盗质库 …… 140

第十一回　闹东京李逵惊圣驾
杀淫妇燕青得金牌 …… 154

第十二回　四柳庄鬼闹王家院
闺秀房斧剁九尾蜂 …… 1[illegible]

第十三回　嫉淫恶误闹忠义堂
救弱女杀贼铁鱼寺 …… 177

第十四回　扮货郎燕青胜擂主
战官军李逵闯岳庙 …… 196

第十五回　化蚕神布桑司家店
辱知县坐衙寿张城 …… 211

第十六回　阮小七江心盗御酒
黑旋风堂上扯诏书 …… 224

尾　声　舒怨气林中侮太尉
寄壮志酣梦闹金銮 …… 24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回　小桥旁铁牛降牝牛
柴山上李逵劈恶少

沂州沂水县百丈村尽东头有座董家店。离这村口三里多地是片沙滩，上面七扭八歪搭了些草棚、马架子，住着几户穷苦人家。乡里人因它在董家店东边，就顺嘴叫它董店东。

董店东有三多：男人当长工的多，女人当奶姆仆妇的多，小孩子放牛的多。

咱们书中的猛英雄黑旋风李逵就出生在这儿。

李逵有个哥哥叫李大。刚生下李逵，爹爹说："哥哥叫李大，这个兄弟就叫李二吧。"

一个有点儿文墨底儿的穷邻居不赞成，他说的也有道理："咱穷人也不能穷得连个名字都没有，只是按数码儿挨着往下排呀？我看这孩子虎头虎脑，哭起来象打串雷，长大了准是个好汉子，就叫李魁吧！咱穷人里也要出英雄魁首！"

可是，有一年造人丁表册，师爷不给写"李魁"这俩字儿。他训斥李逵的爹爹说："穷花子竟敢称魁，你要造反啊！"硬把左鬼右斗的"魁"，给改成了同音字"逵"。

这个"逵"字怎么讲啊？就是通衢大路，用来做名字就没什么意思了，但也不俗气。

李逵三岁上，他爹死了。他的母亲年轻守寡，一半庸工，一半乞讨拉扯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哥哥李大长到十七岁，进了赖家大院当长工。赖老财说："你叫李大？你占个'大'字儿，我往哪儿摆呀？穷小子怎敢在我面前妄自尊大！不准叫李大，你就叫李达吧！"

这一来倒好，哥儿俩的名字全带上"走之儿"，更般配了。

您看，那会儿该有多么专制，穷人连叫个名字都得受人辖制。

李达这孩子老实窝囊，干的是成人活儿，挣的是半拉子钱。东家还直挑刺儿。不是嫌没眼力见儿，就是嫌吃得多了。动不动用辞退来吓唬人。弟弟李逵也十一岁了，给百丈村乡邻们牧放几头耕牛。他的脾气秉性跟哥哥可大不相同，生来浑浊猛愣，性如烈火，而且嫉恶如仇，好抱打不平，从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十一岁的孩子长得膀大腰粗，个头儿也高，跟个成年汉子差不了许多。

话说大宋国朝八帝徽宗崇宁年间，沂州一带连年亢旱。《智取生辰纲》里卖蒙汗药酒的白胜唱的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汤煮，王孙公子把扇摇。"其实，半枯焦，那还算好的呢。这年月简直寸草不生。摇扇乘凉也不抵事儿，那风都是热的。小鸡子不敢出鸡窝，怕让那热风烤成熏鸡。有的屁股朝外，"哗！"让太阳把尾毛全燎掉了。秃尾巴鸡，就是那阵儿留下的。

那位说："你讲的玄点儿吧？"

一点儿不玄！真是这样。不信，您问那时候的人去！您哪儿找去呀！

说书唱戏，咱们这里有夸张成分。反正旱得够厉害的就是了。人饿肚子，牲口也找不到草吃，连放牛的孩子都犯愁。

这天清早，李逵腰里掖把镰刀，赶着几头皮包骨的瘦牛走出村来，他想早点儿把牛赶到背阴山坡上去，别等太阳出来把活牛给晒成牛肉干儿。打头的牛刚上小桥，就听对面喊：

“穷小子，把瘦牛牵回去！让我的大牝子先过去！”

这是找茬儿。小桥容不下二牛并行，在桥心又转不开身，也没法儿把牛再牵回来。

李逵一看，对面是赖家大院的狗少赖毕才，大伙儿都叫他赖痞才。这小子请八个先生教了七年，硬不知道他姓的那个“赖”字在《百家姓》哪篇儿上面。别看念书不成才，斗鸡养狗，玩蛐蛐儿逮蝈蝈，什么全好。最近，也不知谁给他出的主意，又摆弄开牛了。可不是放牛，是斗牛。他这牛膘肥体健，一身黑毛闪光流油，只有眼圈儿、脑门儿和四个蹄子是白的，是爪哇种的白额雪里站，最好斗了。那俩大犄角，跟两把尖刀相仿，顶上谁，谁也受不住。这小子把牛驯出来了，有学不上，到处寻开心。不管遇上的是人是畜，他一打忽哨，牝牛上去就顶。顶伤了人畜，他看乐子；顶不上，看见人畜张皇逃避，这也是个乐子。他们家是全乡首富，赖老财千顷地就结这么一个癞瓜蛋子，谁敢惹他？

今儿，看见了这群瘦牛，赖痞才又来了兴头儿。你看他嘴里打呼哨，手脚也冲着牝牛一起舞扎：“上，上！往死里顶！”那牝牛“哞”地一声就上来了。牛头一低，两犄角竖竖着朝桥上的瘦牛就顶。

这若顶上，瘦牛非得下汤锅不可。李逵见势不好，一个箭步冲上前来，双手一推，“扑通”，瘦牛掉河里了，牝牛扑了个空。桥低水浅，瘦牛没摔着也没淹着。李逵也从桥上退回来。

赖痞才他倒不干了："好你个穷小子，找死啊！牤牛，上，把他肚子豁开！"

这牤牛没顶上瘦牛，本来就窝着火呢，见主子又发命令又打忽哨，它也来了凶劲儿。不光狗仗人势，这牛也仗人势。只见它又一低头，晃晃悠悠下了桥，那尖角真就照李逵肚子上来了。

李逵稍一侧身，"崩！"一把薅住了一只牛犄角，单臂一较劲儿，叫声："站住！"膀子象根深千尺的牛桩子一样，把牛拴在那里。

这牛吭吃吭吃往前拱，干着急就是动不了地场；牛脑袋拨拨浪浪前挺后曳，就是拔不出角来。这牛哪儿能服气呀？它耍开了牛脾气，使足了牛劲儿，呜嗷乱叫。好象说："你快点儿给我撒开！"猛地向前一个急冲。

李逵叉开双脚牢牢站稳，攥牛角的手臂向前一撮，这手儿本叫顺手牵羊，搁这儿就成了顺手牵牛了。借劲使劲儿："你给我趴下吧！"

这牛还真听话："行，趴下比站着省劲儿。"前蹄一软，"拍唧"，闹了个嘴啃泥。李逵抡圆了右臂，"哐！"照牛耳根子就是一皮锤。这一下子，打得牛口吐粘涎子，鼻子眼儿淌血，再也爬不起来。

再看李逵，两只脚没了——踹进土里去了。他妈新给做的一双包尖儿包跟儿双绳双绱的大靸鞋，变成了袜忽褡，俩鞋底儿全都踹掉。

李逵顾不上这些，回头一把就把赖痞才按趴下了。赖痞才输理不输嘴，直着脖子嚷：

"穷小子撒开我！你给我赔牛，穷小子！"

李逵问他："你管我叫什么？"

“穷——”看见李逵把拳头举起来，他把下边俩字儿改了，“穷——爷爷！”

“怕不怕我这穷小子？”

“怕。怕你这穷——爷爷！”

“还敢不敢挑刺儿欺负人？”

“不敢，不敢。再挑事儿欺负人，让我斧劈天灵盖。”

李逵放下拳头，“滚！”一脚把他踢跑了。

看热闹的可吓坏了。有的人舌头伸出来缩不回去，直央人给往回团弄。这个说：“好家伙，这么壮实一头牛，让黑小子一拳就打趴架了。”那个说：“牦子再壮实，也是肉牛；这黑小子，简直是铁牛。”

铁牛，从此就成了李逵的小名儿。

事儿能这么就完了吗？当然不能。赖老财三年没给李达开工钱，说是扣下来给牛做了养伤费。李逵听说，提着斧头去赖家大院拚命，让他娘死扯活拽拦住了。从此，他恨透了赖家大院。不过，赖痞才也让他震住了，见着他就腿肚子转筋。

说书的嘴快，日月穿梭，荏苒光阴一过就是七年。李逵长成了一条精壮大汉。他早就不放牛了，如今打柴为生，奉养老母。那砍柴的斧头是特意在铁匠炉定打的，又长又宽又厚实。别人砍柴都是一斧一镰，他嫌镰刀轻飘，使唤两把板斧。上得山来，一不割，二不砍，双手持两把大斧车轮舞动前后乱抡，碗口粗细的小树挨着就倒，更不要说 榛 棘 蓬 棵了。一扫就是一大片。

这天，李逵在山上抡了一阵子板斧，顿饭之间，两捆柴得了。他把柴顺山坡轱辘到山根儿底下，自己躺在树荫下歇息，忽听树丛中有女子哭喊，李逵赶紧跑过去一看，冤家路

窄，见赖痞才正在和一个姑娘撕扯。

这姑娘叫小秀，董店东人，是李逵的近邻。穷家出好女，十六七岁的年纪，出落得莲花荷花水芙蓉花儿那么娇艳。赖痞才也出息了，不稀罕牛了，长了双蜜蜂眼睛，专盯花花草草，嫖大姑娘。在他老姨身上，他都动过心思。对小秀，赖痞才那哈拉子可拖了好几年了。

可巧，小秀的娘病了，大夫开了个方子，药引子个别，得女儿独自摘采正当午时的七星草作引。上山不结伴儿，小秀本来就害怕，在村头偏又让赖痞才遇上了。这小子尾随着姑娘跟到山里，看看左近无人，上前调戏。姑娘东躲他东堵，姑娘西避他西截。上头上脸。把小秀逼急了，照他下巴"咣！"就是一羊头，把这小子下巴给撞掉环了。赖痞才让下巴颏子在那荡郎着不管，豁着挨打，硬往怀里拽这姑娘。小秀终究抵不过男人，让赖痞才撕裂了裾幅。

正这时候，李逵赶到了，一把掀掉这小子的公子巾，揪头发硬把脑袋给转个轴儿。

赖痞才对着李逵，干嘎巴嘴说不出话来，他下巴还在那儿打秋千呢。小秀掩面大哭，也说不出口。见此情景，不用问李逵就明白了。他哪儿容得了这个？随手就是一斧子，正劈这小子天灵盖上。这下好，画匠铺搠桌子，颜色碟翻个儿，红的黄的黑的紫的，带浆冒水儿全从脑袋里洒出来了。也是偶然巧合，真应了他当年的誓言。

人死了，李逵一愣，小秀更懵了。

"铁牛哥，这……"

李逵寻思了半天，冒出一句话来：

"没想到这小子脑盖这么薄。"再厚，也禁不住你那一斧子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怎么办呀？”

“怎么办？杀人偿命。我给他抵命有了。”

小秀左右看看，说：“抵什么命？趁着还没人知道，你逃跑了吧！”

“我跑了，我妈怎么办？”

“你抵了命，你妈不是更不好办了吗？”可倒也是这么回事儿。

小秀从头上拔下一根金压发簪儿来。

“这是我姥姥的姥姥传下来的。好几回穷得断顿，也没舍得卖。分量小点儿，也够你吃用几天了。你赶快走！”

李逵最孝，还是不放心他妈。

“我总得回家告诉我妈一声啊。”

“我偷着替你告诉吧。有你哥哥，我们左邻右舍也会照应，你妈，你就放心好了。你回不得家，赶紧逃出沂州地界才是！”

李逵一想，也只好这么办。他朝着董店东方向，“梆！梆！梆！”跪地下叩了三个响头：“妈呀，铁牛不能回家了。等我发财回来再孝敬您吧！”站起身形，掖上板斧，大踏步朝山下走去。

小秀整整衣裾和发髻，装作没事人回村。当晚，她把消息告诉给李老太太，老太太又惊又怕又替李逵担心，还不敢言声。两天后，赖家才找到赖痞才的尸身。李逵出走，倒确实了他是凶手。赖家告发李逵挟怨仇杀，少不得李达吃“挂落”，蹲了半年多大狱，挨过不少回屁股板儿。凶手在逃，官府下海捕公文。不过是例行公事。表过不提。

话说那日李逵下得山来，走至十字路口，他倒犯核计了，往哪儿去呢？寻思半天也没打定主意。得了，还用放牛

孩子选路的老法儿吧。他把左脚上的鞋扒下来，嘴里嘟囔着："臭黄鼠狼骚狐狸，山猫刺猬野兔子，听说你们都有灵性，看看爷爷该往哪方走？"把鞋猛劲儿往上一抛，落下来鞋尖儿指着西南方向，"好，就往这方走！"穿好鞋，他往西南去了。

看看天晚，李逵走进一座镇甸，门面铺户，摊床走贩，街面儿还挺兴隆。此时，他肚腹内咕噜噜乱叫，饿了。

正好，对面儿来了一位挑担儿卖炊饼的。炊饼不是烙饼，是蒸饼，跟现在的馒头一类。只听他口里喊道：

"又白又大又热又暄又圆又厚的炊饼，饼上有枣儿、馅儿里有糖的炊饼，吃了治病的炊饼啊！"治什么病？治饿病。

他正吆喝得高兴，让李逵吓了一跳。

"站住，别叫唤了！"

"哟嗬，赔本儿赚吆喝，还有不让做小买卖的吆喝的吗？"

"你的炊饼我全买了！"

卖炊饼的一听，好主顾。

"趸卖和零卖可是一个价儿呀。"

"不管什么价儿，连扁担和挑笼我全买。"

"这……你要撬我的行啊！"

李逵把小秀给他的金簪儿拿出来了。卖炊饼的接过来一瞧，不识货。街边儿就是钱庄，他拿进去了："您给瞧瞧，是金的吗？"

柜上先生拿在手里一掂，顺眼一瞟："金的。二钱以上。"

卖炊饼的心里有底儿了。出来对李逵一拱手："得了，

黑大哥，炊饼让给你卖去，咱们两便吧。”他走了。

李逵挑起炊饼担子向村外走去。大伙儿一瞧，远方老客贩炊饼，没听说过。

单说李逵，不投村不住店，树林儿坟台，赶到哪儿在哪儿睡，饿了就吃这炊饼。走到哪儿算一站，他也没准谱儿。不到三五天，炊饼吃没了，李逵身上也一个大子儿没有了。饿了一白天，晚上抠了地里几块生红薯啃啃，也不顶事儿呀！

第二天，李逵一核计，干老营生吧。遇到山林抡一阵斧子，把打得的山柴捆了两捆，挑笼不要了，用挑炊饼担子的扁担串了山柴，挑到前方村镇，当街一放，他也带吆喝的：

“大捆儿干柴，给钱不卖，专换炊饼啊！”

好些人听着新鲜，站在那儿看热闹。人群中有位过路客官，他搭话了：“黑脸汉子！”

李逵朝他一看，此人淡金面皮，五官端正，头戴武生巾，鬓插颤微微团花一朵，雨过天晴箭袖袍，上绣桃李蜂蝶，老绿色中衣，巴掌宽丝鸾带扎腰，抓地虎薄底儿快靴，宝蓝色英雄氅在胳膊上搭着。李逵心想，你哪儿象买柴买米过日子的人啊！管我叫“黑脸汉子”，咱也按脸色称呼：“什么事儿啊？黄脸小子！”

客官一听，好，这位一点儿亏也不吃。

“大爷我要买你这担干柴。”

“爷爷我不卖给你！”倒把这位客官骂乐了。

客官说：“我称大爷，你称爷爷，咱俩还真不好论。这么办，咱们比试一下，谁赢了谁辈份大。”

李逵问：“斗拳较力，你说比什么吧？”

“那多不雅相。咱二人近日无仇，远日无冤，谁打了谁

也不好。咱们比比脚上的功夫，看看谁腿快。”

李逵乐了，心说，这回你可输大发了。我从小放牛，爬山越岭，獐狍野鹿也落不下我多远。没撵上过老鹰，那怪我没长膀儿。比跑路，我非把你累趴下不可。

“行啊。你赢了我管你叫大爷，我赢了你管我叫爷爷！”

客官笑笑，往村口一指：“前边三十里还有个大镇，咱们就够奔那儿去。”看看李逵，又问道：“你还没吃饭吧？”

李逵说：“夜里啃了几块生红薯。”

客官说：“这么比，我赢了你也不光彩。你先吃点儿东西，然后咱们再比。”

“那我就吃定你了！”他倒实在。

客官把李逵领到跟前儿的饭铺。

“你吃点儿什么？”

“什么全行，越多越好。吃完了比不过你，我吐出来还你。”有这么还的吗？

李逵一口气儿吃了五斤烙饼三斤熟牛肉，抹抹嘴，拍拍肚皮：“吃个半饱就得了，吃得太多跑不快。”

客官心想，这还是半饱啊！

李逵出得饭铺，担起柴担：“咱们比。”

客官说：“那柴，扔了吧。”

李逵说：“扔不得，到前边镇子留着换炊饼。我担着柴，还可以让你先走三里地，到头来你也得落在我后面，你也得管我叫爷爷。”

客官这个窝火呀：“担着你就担着，走吧。”

李逵担着个柴担，撒开丫子就跑，撞倒一个挂倒仨，把

街上行人都闹愣了，不知他摊上了什么大事。

客官在后边缓缓跟随，出了村口，也没跑也没蹓，不知怎么一来，他轻轻松松地就走到李逵前边去了。李逵急了。两腿如飞，可是怎么倒腾也撵不上人家。“啪唧！”把柴担也甩了。客官回头看看，笑了，转身回来，他把柴担担上了，看起来脚步很慢，却又跑到李逵前边去了。这两大捆柴，二百来斤，搁在这客官身上，可比李逵挑着显得吃力。不过，人家脚步始终没慢下来，总比李逵快出一步多远去。李逵恨不得再借一条腿来，白费劲儿，干脆超不过去。而且，一个是走，一个是跑。把李逵头上的竹笠也跑丢了，裹腿也跑松了，鼻洼鬓角汗水也下来了，还是不行。

李逵这才认输：“得了，得了！黄脸小子，你停下吧。我认输了。”

客官撂下柴担，回头问：“你管我叫什么？”

“叫……”李逵心想，我还没给谁当过小辈呢，“爷爷我管你叫大哥！”

客官一听，好么，他是爷爷，我是爷爷的大哥，这叫什么称呼啊！

这人是谁？江州府两院押牢节级戴宗，江湖人称神行太保。若论跌扑撕打，他没有李逵力气大；论脚力，李逵可差远了。《水浒传》里说，他日行八百，简直赛过宝马良驹了。一天走八百里路，夸大得多了点儿。不过，他确实是天生的快腿。戴宗生来腿长脚大，又加上自小儿专练走路，并且得过高人的指点。他的老师是个老道，叫马真人。后文书李逵斧劈罗真人，那罗真人是戴宗的师伯。马真人倒没给戴宗什么甲马，腿肚子上拴四个就日走八百。那叫以讹传讹。马真人看出戴宗腿脚潜力大，就来了个因才施教，从难从严，专

门指导徒弟蹿蹦跑跳。那戴宗两腿拴沙袋，跟师父长途竞走，一走就是二年。沙袋原是五斤，一个月加一斤分量，最后加到三十斤沉。还不是练一会儿就解下来，是整天绑着它跋山涉水。这二年里，往东走到鸭绿江边的开州，往西走到现在新疆境内的西州，往南走到现在的海南岛——琼州，往北走到现在内蒙境内的镇州。整个儿大宋朝的疆界，都走遍了。练得戴宗抬腿就得跑，总有那么一股向前冲的劲儿，走慢了打前失。他是当今江湖之上第一快腿，那速度和耐力，李逵哪儿比得了啊？这次他是奉命差干，完了公事回江州，路遇李逵卖柴不要钱要炊饼，觉得有点儿意思，对这个愣头愣脑却一点儿也不肯吃亏的莽汉挺喜欢，这才用比脚力把李逵制服了，给"爷爷"当上了大哥。

当下戴宗询问李逵的来历，李逵实话实说。

戴宗说："你信脚乱走，哪儿是归宿呀？跟我去吧，我给你找碗饭吃。"

李逵这才想起来问人家："你是干嘛儿的呀？"

"我在江州当差，专管监禁狱囚和牢城营里的流犯。你到我那里，弄个小差事混几年再说。江州沂州不相统属，牢城监狱又都是捕快抓差办案到不了的地方，保你太平无事。"

李逵说："好啊，那么爷爷我就跟大哥你去。"

戴宗说："咱们这个辈份可得弄准了。你管我叫大哥，就不能对我自称爷爷。"

"那该称什么？"

"你得自称小弟。"

"小弟没有爷爷顺嘴儿。"

"不顺嘴儿也得这么称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